羣書疑辨

羣書疑辨卷第四

目錄

家禮無受服

書家禮儀節祔祭後

擇地

居喪釋服

居喪作樂

停喪不葬

娠內生子

昭聖太后喪上齊衰舉哀

昭聖太后喪百官皆斬衰二十七日

莊肅皇后喪上以從嫂不制服

羣書疑辨卷第四

四明萬斯同季野纂　同邑後學水雲時叔校

五服皆用衰以下喪禮雜論

古之五服未有不用衰者不但齊斬用衰即功服亦曰功衰緦服亦曰緦衰其他弔服亦曰錫衰疑衰是可徵衰服之必用衰矣故開元政和二禮及明之集禮猶仍其制而不變乃溫公書儀則惟三年用之朱子家禮則惟期服以上用之雖失古人之制猶曰己所著書原非盡依古禮也勉齋信齋素稱達于禮者其於儀禮一書析之極其精矣乃謂禮惟父母用衰

旁親皆不用是何敢于背禮為此無稽之論也家禮功緦不用衰或其未及改定之故正賴後人補之信齋反以緦服用衰為過此豈可謂達禮者乎至於書儀之失尤不可言夫齊衰也而可用寬袖襴衫乎夫小功也而可用白絹襴衫乎齊衰有三年母服亦將不用衰乎在公之意謂習俗如此無可奈何而為此說夫所貴乎君子者謂其能秉禮以正俗也今既不能正俗則已矣又以此筆之于書是非惟無以正之反若有以導之矣夫我不能强天下以由禮豈不能使吾身之由禮吾盡吾禮而世之從不從聽之而已

今觀公之書則是公于喪服未必能一一如禮矣人望如公而爲此非禮之服世之論者不謂公之狥俗而以公爲樹之標必曰公猶如此吾儕何爲不然是因公之書而先王喪服之制將從此盡廢其始也人猶以爲陋製其繆也人竟以爲禮服矣不意賢達如公而有是也况喪服禮之重者而可狥將何者不可狥又何以著書垂後哉彼開元政和諸禮亦豈能强世之必從但制禮者不可不如是耳書儀家禮二書無事不折衷至善實萬世不刊之典也獨于喪服猶稍有遺憾吾故不能以無辨

括髮免髽之制

括髮免髽之制註疏謂皆以麻自項而前交于額郤繞于髻惟免用布爲異是三物而一製也愚嘗竊有疑焉括髮之式自注疏而外諸家從無別解愚謂玩此二字之義則必其制足以括盡其髮而無餘也若止用麻一條果足以括盡其髮乎蓋古者有纚以韜髮纚用縚爲之廣幅長六尺親始死冠去而纚猶存至小斂并纚去之而易以括髮其制必與纚相似蓋纚用縚而括髮用麻布此時不可以服縚故易之以麻布也不然括髮既用麻繩矣又以麻繩爲絰而加

于括髮之上豈人之首所能容乎此括髮之可疑者一也免之式鄭氏固謂未聞又引舊說以爲如冠狀夫曰如冠狀則非以一寸之布自項而繞于額矣得毋自辮而自背之乎善乎呂與叔之言曰免以布爲卷幘以約四垂短髮而露其髻于冠禮謂之缺項冠者必先著此缺項而後加冠故古者有罪免冠而缺項存因謂之免是說也不勝于布廣一寸之說乎此說之可疑者二也髽之說鄭司農謂麻與髮相半結之馬季長謂屈布爲巾高四寸惟鄭氏謂如修頭耳背夫子誨兄子以髽戒曰毋縱縱毋扈扈釋者謂縱

縱太高也扈扈太廣也倘如注疏亦以麻自頂而交于額則木無高廣之形何必戒之以縱縱扈扈乎鄭司農之說杜元凱用之雖若勝于康成終不若馬氏高四寸之說與孔子之言有合也此髽之可疑者三也凡此三說非敢故違乎注疏但以昔賢原有別辨何必鄭氏之是而他說之非也愚故聊書臆見以質正于知禮者焉余既爲此說或者謂經言括髮以麻而子謂用麻布則與免而以布何別乎不知括髮以麻者蓋未成之布故謂之麻免而以布者乃已成之布故謂之布也若果如注疏之說自頂而前交于額

將交于額上乎則束髮不能固將交于額下乎則于髮不能括無一而可也故愚以爲其制必當如纚也

杖

按削杖之制孔穎達陳可大輩謂削之使方以象地書儀家禮則謂上圓下方乃開元禮獨謂削杖圓之而敖繼公引杜元凱說証削杖爲圓諸說紛紜如此然則當何從愚謂小記言杖大如絰絰之形旣圓則杖形亦圓可知况桐之言同謂其制同之于父也何必取天圓地方之說乎書儀上圓下方亦以其意爲之耳校之孔疏無所取象矣

弔賓入拜靈座

按古禮行弔未襲之前主人不出旣襲之後主人始出拜賓然但主人拜賓賓不答拜其意葢爲執事而來不敢自居于賓也至于死者之前雖每日設奠從無拜禮不但弔賓不拜即孝子亦未嘗拜葢事之如生不欲以死禮待之也後世如開元政和諸禮皆然猶有古人之意至溫公書儀則有賓主交拜之禮且有入拜靈座之禮而文公家禮悉遵之與古禮始大異矣夫古人之于尸柩雖子孫猶且不拜奈何賓客而俄之拜哉今世之弔賓無有不拜靈座者甚有高

年尊長之人而僕僕下拜于卑幼此豈情之所安乎雖世俗通行難以猝變惟於平日之可受拜者則受其拜而其未嘗受拜者則固辭而力却之庶幾協于人情也

謝孝

按後世有謝孝之禮多謂輓近之陋習不知古禮已先有之然注謂尊者加惠必往拜謝則是所謝者崇指曾來弔賻之人非盡弔客而徧謝之也又古之仕者不出本國則其所拜謝近在一城之中豈若後世之過都歷邑越在數百里之遠而亦往謝之哉況古之所重者君賜君有賜不可以不拜謝故因拜君而即拜衆賓後世大臣之歿及大臣之父母歿例得蒙君之惠初未嘗有凶服往拜之禮獨奈何于遠客之弔而僕僕拜謝之哉守禮之孝子方當處苦塊之中

以奉朝夕之饋奠乃遠離喪次而奔走於道途此何禮也欲狥流俗而大違於正禮諒亦秉禮者之所不為况吾誠能守禮吾卽不往謝人亦安得而責之慎毋錯會經旨而藉口于古人庶不貽知禮者之誚乎

受服

按喪禮自成服之後莫要于卒哭受服一節蓋斬衰之布以三升齊衰之布以四升其服至粗而易壞勢必不能久故既虞卒哭三升者受以六升四升者受以七升也豈惟三年者有受即期年九月者亦莫不有受自唐開元禮迄于明之集禮練服禫服則有之而卒哭受服之制皆廢是必既葬以後竟不服齊斬之服而後可也如猶將服之則初喪至粗之服其能歷三歲之久而不壞乎蓋由唐世以降士大夫或子地理既不克三月而葬則無所憑依以爲變除之節

而又篤信釋氏七七百日之邪說如開元政和禮諸書陰用其實而陽諱其名大抵七七之期或百日之期則釋去衰麻而易以平常之素服至小祥後之原無衰服可易故諸議禮之家亦因之而不載也嗟夫古者喪服之變除絰則有除而衰但有變故可謂斬衰三年齊衰三年也後世未嘗以齊斬終其期則於古人名服之義果有合焉否耶今茲篇所載大抵先王之禮詳而後代之禮畧非故畧之也欲詳之而不可得也至于練禫之服開元諸書所載者則已分見于衰絰諸篇故不重載云

祔主

按主以依神廟以藏主有廟則有主豈有大夫士許其立廟而不許其立主者乎若因儀禮大夫士之祭言尸不言主遂謂不得立主則儀禮初未嘗有王侯之祭禮也何從見其言主而斷大夫之無主乎至東帛依神結茅爲蕝之說實妄誕不經乃因許鄭之言自晉以後士大夫多不立主或爲祠版或爲神帛曰吾不敢僭上也致使廟中無主而鬼神無所憑依則皆許鄭二子之過也

神帛

按古禮無神帛之說自許鄭誤以大夫士無木主遂謂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菆自魏晉迄唐宋士大夫守許鄭之說皆不敢立主又以神之不可無所依也不得已而易之以祠版寔未嘗純用神帛之制亦可知神帛之非正禮矣但據許鄭之意原以神帛代木主非木主之外又有神帛也自程子定爲木主式而朱子家禮因之則士大夫俱得用木主矣既用木主可以不用神帛今家禮初喪之時設爲魂帛以代重則分魂帛與木主爲二矣然神帛設于既虞之後

魂帛設于未葬之前則朱子之魂帛非即許鄭之所謂神帛也愚謂今士大夫之家旣有木主則祠版可廢旣有畫像則魂帛亦可廢倘謂魂帛所以代重而不可廢則古禮之廢于後世者亦多矣何獨重之一事必須設一物以代之乎今世俗相沿未有不用畫像者旣用畫像而復用魂帛將使祖宗之神依于畫像乎依於魂帛乎兩者皆後世之俗禮擇其一而用之毋寧畫像之爲愈也

神像

按神像之設或以爲可或以爲不可然則宜何從愚以爲當揆之於人情而已度今之世無有不用像者衆皆用之而吾獨矯情焉于我心慊乎否也況圖形之說其來舊矣文翁之講堂爲土偶以像聖賢人不以爲非也土偶猶可而畫像獨不可乎先聖賢猶可而吾人獨不可乎人子當親沒之後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歲時享祀一展像而儀容如在若親其笑語焉若聆其咳謦焉悽愴悲懷之意益于是而深雖歲月已久而吾親固猶然在目也獨非人子之至情

哉奈何其欲去之也愚故曰當揆之于人情而已

墓祭

世謂墓祭之禮始于東漢明帝余嘗攷之於古籍以爲不然如武王行軍祭畢則周初有行之者矣東郭墦間設祭則周末有行之者矣張良上先塚必先祭黃石則西漢初有行之者矣光武德李通必祠其父塚則東漢初有行之者矣夫豈始於明帝哉特天子率百官上陵則自明帝倡之後世遂沿之爲制耳然古雖有墓祭而未必舉以寒食則與後代之拜掃亦自不同其定以寒食爲節不知始于何代觀開元之詔謂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以成俗意者起

于陳隋之際乎然開元禮所載拜掃之外别有上墓之禮則拜掃與上墓實分爲二拜掃無祭而上墓有祭又不知何時始合而爲一也大抵禮由情起人情之所不能已者先王勿禁則祭掃之禮又烏可以已哉卽使上世無之亦可以情起況乎古書所載又歷歷可攷也則夫以墓祭爲非而盡言以排之者亦可以不必矣

喪遇閏月

喪遇閏月如僖文帝洲東妃鄱陽王之類辨之甚易王彪之庾蔚之諸儒所言可謂得其衷矣至于齊穆妃之小祥依十一月而練之期則宜數閏月依十三月而祥之期則又不宜數閏月此王儉褚淵輩所以反覆不已也愚謂練既取十一月為正自當并數月而以四月練祥必取周忌為正自當滿夫周歲而以七月祥雖練祥相去三月亦何害禮之有王儉之言名為禮疑從重而其實未盡乎禮也當時盈廷之議始雖相難而後卒相從者豈盡屈于其禮哉亦由儉

儀重而辨博屈於其勢而不敢爭也且夫月數者數閏歲數者沒閏斯禮也誰不知之如淵輩之說練則數閏祥則沒閏於禮原不相背也何必于月數者而亦沒閏乎期之練祥原爲父在爲母及妻喪而設後世母服既增爲三年妻喪又廢夫練祥則前此紛紛之辨論舉無所用之矣予特惡夫儉之强詞好勝也故爲折之如此

短喪

短喪之說不知起于何時觀宰我欲短喪而孔子責之齊宣王欲短喪而孟子譏之是春秋戰國時猶未廢三年之制也乃滕文公欲終喪而父兄百官謂宗國魯先君莫之行意者文公之前魯先已短喪耶魯猶如此他邦可知然其短喪也或既葬而除或期歲而除均無可攷要之定爲三十六日則自漢文帝始杜預言秦亢上抑下率天下皆行重服經羅寒暑彼秦皇豈肯行三年之制乎天下不行而強天下行之無是禮也至漢高呂后之喪不可其制云何然是時

諸事率畧禮文殆絕豈能獨行三年之禮文帝遺詔所謂使重服久臨以罹寒暑之數云云殆亦臆度之詞未必秦世及漢初果行三年之喪也且古禮天子喪制王朝之公卿大夫則三年諸侯之大夫則七月（按儀禮諸侯之大夫緦衰既葬而釋故云然）畿內之庶人則三月畿外之庶人則無服原未嘗盡天下之人皆責以三年也秦縱無道然始皇即位幼少其服莊襄必不能如禮又不孝于母幾絕母子之親知其必不為重服若言始皇自為身後之制則胡亥即位七月而天下即大亂未始終三年之期也何自而有率天下皆行重服之

說乎然則三年之制自春秋至漢久已盡廢特前此無定制至是始定爲制耳但文帝止爲天子言而瞿方進輩遂緣此以爲宰相之制則豈文帝之本意哉

七七百日

古之喪禮無所謂七七百日之說也降及後世自天家以迄民俗靡不用之愚嘗欲究其所始而不可得迨觀漢明帝營壽陵之詔有云過百日惟四時設奠百日之說始見于史意者爾時佛法初入明帝即用其教耶不然何以有百日之說也或者謂古禮三月而葬三月而卒哭百日正合三月之期不知三月乃大夫士之禮明帝天子也而用大夫士之禮乎則非三月之期明矣其他若魏胡后之追報其父稱靈暉之追報其王皆用七七百日之說則在漢明六七百

漢之後其時釋教已大行固不足爲怪矣但玩其文亦止于此時設齋行道則知魏齊之世初非竟用其說以爲治喪之節也至隋唐七七齋說但以其日追孝者亦聚於佛寺而李習之猶闢之則知中唐之世猶未盡用其說以爲治喪之節也其率天下而用爲治喪之節不知起于何時嗚呼正禮不行而羣然以邪說爲正禮庸非司世教者之責哉

故吏爲舊君服

按漢魏以來守令卒官者掾史皆制斬衰之服葢本儀禮臣服君斬之義也但後之守令遷轉甚速而爲掾史者亦去來無常情義之相按可與古諸侯之世君其地者同類語乎名爲敦厲風教而其實不情之甚故其時好名者多以此邀譽而率情不服者致紛紛起糾訐之訟是徒長虛僞之風實無益于君臣之大義也何準奏易齊衰三月當矣但自漢文以後君臣皆不爲先皇服而獨責掾史爲舊官服不已過乎愚謂齊衰三月亦已重叅酌乎情文之間不可以重

服而又不可以無服則爲弔服加麻以臨之俟其喪出境而除之亦庶乎其可也

開元禮政和禮不言椁

按葬必有椁今古皆然未有公卿大夫而直埋棺于土中者古禮不惟有椁椁之下有茵茵之上有折而折之上復有抗木與抗席所以衛其棺者若是乎周詳而慎重也今開元政和二禮並不言治椁其將窆也但言下棺于壙內席上豈唐宋公卿大夫之葬皆有棺而無椁耶如其無之則孝子之葬親胡爲若是之薄如其有之則作者之記禮胡爲若是之疎兩者皆所不可解也及致杜氏通典言大唐制凡葬不得以石爲棺椁其棺椁皆不得雕鏤彩畫宋史凶禮志

亦云然則自唐宋固皆有槨矣有槨而記禮者何故不言今觀其書始而陳器繼而載器終而下器无不一一詳列其次第何獨于椁而遺之儀禮筮宅之後即有井槨之文則人自知其有槨矣今此兩書始終不一及槨無之而不言耶抑有之而不言耶不特此也彼陳器之中有所謂大棺車者此棺下壙之時亦當一語言及而亦竟無之是何疏畧之甚也要之開元制禮名爲依倣古制而其實多所牴牾故不覺遺脫若此至政和禮則又沿襲開元而失之者也愚於此更無譏焉

書儀葬不用槨

古今之葬禮未有有棺而無椁者有棺而無槨必至貧者之所爲也書儀所載實士大夫之禮乃其所言旁穿土室之法初不聞其有椁何哉古者貴人之葬不但有椁而已其椁并内不止一棺天子之棺四重則五棺也上公三重則四棺也侯伯子男二重則三棺也大夫一重則兩棺也溫公之禮豈不上通于公卿乎縱無棺外之棺奈何并椁而亦無之如以爲埋久必壞故廢而不用不知有椁則棺之壞遲無椁則棺之壞速無椁而速其壞何如有椁而緩其壞也禮

日三月而塟凡附于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耳矣附棺之物不止一椁而椁爲至要其他明器之類皆可省也今温公于明器茵帳苞筲之屬無不設而獨于椁闕之是何略于大而詳于細耶愚以爲刻木爲侍女其褻已甚裂帛爲茵帳其義安施黍稷非死人所食罌之何爲醯醢實諸亟所聚貯之何用凡此皆可以不設而椁則斷斷不可不設以温公之明豈其見不及此耶胡爲其缺之也或曰公秦人也秦地水深土厚故可以無椁若是則昔之制周禮者獨非産於秦地哉彼何以有椁也温公之制行于北方尚

不可倚行于南方卑濕之地則是置棺于水中矣而可乎厥後朱子家禮雖不爲木椁而易以灰隔之制則堅與鐵石無異實勝于木椁此後人所當法也且家禮所以無椁者以南土卑濕故不用椁而代之以灰隔非謂木椁之不當用也不然而孝子之厚其親者庸可以廢椁哉

家禮無受服

按古之喪服自三年至九月皆有受服以初喪之衰疏而易壞故至卒哭即易其衰而受之以成布書儀之不言受服者以有居喪常服也家禮既不言居喪之常服又不言塟後之受服將齊斬之服可服至三年期年之久乎抑塟後即除衰服但存齊衰朞年斬衰三年之名乎凡此皆朱子之偶失而後人之所當補也乃泰溪瓊山亦竟未有補之者于此書寧無遺憾哉

書家禮儀節祔祭後

考溫公書儀其所載祔祭之禮但于參神時再拜及辭神時再拜而已即朱子家禮祔祭儀同虞祭亦不過降神時再拜酹酒時再拜讀祝時再拜辭神時再拜而已其亞獻終獻皆易人爲之故亦有拜揔不若邱氏儀節四拜者二再拜者入若是之多也夫拜以成禮非以多爲恭禮可以止而顧僕僕爾亟拜也是可謂之禮乎古之祭考妣者獻考則不復獻妣蓋禮統于尊猶之燕饗之禮與席者雖多而其獻賓止一人而已此古禮也亦即溫公文公之禮也豈有既獻

祖考復獻祖妣既拜于祖考之前復拜于祖妣之前者乎今邱氏乃竟分行之復于亡者之前亦謂之獻則是尊卑無序而上下無統矣名爲致敬而其實不敬之甚矣不將爲知禮者所誚哉世有刻行家禮儀節者多删去朱子之本文但詳存邱氏之儀節于是家禮一書非復朱子之書而止爲邱氏之書矣欲復朱子之舊者可不亟爲釐正乎

漢文帝遺詔 附

按文帝此詔其所謂令到三日釋服者尚指在外吏民而言也其所謂大紅十五日大紅十四日纖七日者尚指在朝羣臣而言也初非爲嗣君短喪之制也乃景帝以此爲嗣君之服而後世之嗣君遂緣此爲子服父之永制於是乎先王之禮遂一變而不可復矣然詳詔中已下棺之語是謂既葬之後服三十六日也乃後世竟從初喪服三十六日則是失而又失也矣

擇地

古之塟地必決之於蓍龜自堪輿之術興而卜筮之道廢矣然開元禮卜宅諏日猶用蓍龜則唐世尚知守古禮也豈惟開元禮爲然即溫公之書儀亦莫不然至政和禮則始不用卜筮矣至家禮則竟從世俗擇地之術矣葢緣朱子平日深信風水故其著書垂訓即以是說行之夫堪輿家禍福之說既已深中于人心則欲矯世厲俗而一旦驟廢之其勢固有所甚難然此言而出于庸人也則可此言而出於朱子也不益爲鼓邪說者樹之的哉今人之謀風水者未始

不曰吾求安先人體魄而已非藉以求福利也然業已用其實而猶欲避其名此所謂掩耳而盜鈴也誰其信之不意犬、、如朱子而乃惑于堪輿之邪說也不意朱子秉禮以正俗而乃一狥流俗之陋習也當温公之時人豈不溺于風水乃公不以是為訓者正以君子立教當維守夫正禮耳倘因世人用之而吾亦因之何所貴于秉禮之君子乎是不惟無以遏天下之流反有以助天下之瀾矣嘗攷家禮一編大要皆本于書儀獨于此不用其說豈以古禮終不可信耶嗚呼文公之書萬世所奉以為法程也乃猶出狥

于流俗又何以責天下之靡靡者哉

居喪釋服

按釋服從吉律文載于十惡之條即期喪釋服亦有杖六十之律國家之立制不綦嚴哉此非特脫衰易吉爲不終喪制者言即偶然而易之亦律之所禁也乃今世之人其以衰絰終喪而一日未嘗脫體者有幾人乎或行慶賀而釋或赴讌會而釋或干有司而釋甚者尋常出行道上而不一置懷焉噫不亦大可異也哉夫今人之居喪其于古人居處飲食言語之節所謂居喪之實者一切無之獨其外之素服存耳今且并其素服而易之則是竟未嘗有居喪之文也

輩服且然又何論乎輕服人心之日漓而國典之不振也一至此乎彼庶人之無知者固不足責矣章逢之子搢紳之徒亦且内不顧乎名教而外不畏乎王章滔滔之世夫安從而挨之是在有世道之責者舉律文之所載而實行之有不率者罪無赦庶乎人心稍知警覺而風俗可以漸回不然國典具在猶且不能防制吾獨奈之何哉

居喪作樂

按衰麻哭泣哀之至者也鐘鼓管笙樂之至者也天下豈有當至哀之時而爲此至樂之事者在禮凡人有殯猶不巷歌而况身遭大變乎大功將至猶辟琴瑟而况身親作樂乎此非惟禮之所無亦情之所必不忍也居喪之禮雖古今不無降殺而人子之情則古今宜無異同奈何忘中心之至痛而狥流俗之惡習也將以爲娛其先人乎則死者已無所知卽有知而先人亦不願聞也將以爲耀人耳目乎則死者人之所共哀人卽不哀而我亦何暇假之以取悅也况

志哀作樂律有明禁而人猶冐然行之是不特蔑先王之禮抑且蔑國家之制矣惟在賢士大夫相與力維風化于上而人之有不率者一舉律例以繩之將未俗之流失庻其有所底止哉

停喪不葬

按親死不葬此人子莫大之罪况律有明禁而世人往往犯之何哉以爲無其財耶則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椁固聖人之所許也以爲無其地耶則暴棺于中野而風水是求又君子之所不爲也然則世人之停喪不葬者果何意哉彼閭閻之小人吾又何責獨怪爲士大夫者于一身之居處服食無不窮其財力以爲之獨父母之遺骸反不獲一坏之土而掩藏焉即旁觀者尚且爲之唏噓太息而彼乃安焉不顧何人心之澌滅一至于斯也然則欲振捄此弊者將何術

而可曰有國典在一舉律文以治之而勿失于寬縱彼人之不畏禮者獨不畏刑罰乎其或仕宦之家有司不敢行罰則必依周廣順之詔書親喪未葬已仕者不許榮進未仕者不許應舉且必於保狀內明書依禮葬畢方許復官赴試失于覺察者並罪則欲求利達者無不圖速葬其親而停喪不葬之風庶幾可以少挽即先儒邱文莊之議亦然昭代之章程前王之法制昭昭具在何不可舉而行之哉

服內生子

按服內生子不孝之大世之稍有人心者莫不以爲不可而明太祖乃獨去之何哉論者謂商之帝辛宋之元凶劭明之武宗皆服內所生故終至背戾而傾覆是則縱情背禮之事古固有之要所生必不肖之子非但得罪于名教并且遺禍于邦家亦可爲世之殷鑒矣高皇因己之多欲反詆古禮爲不情於是律文亦删去之而世之蕩軼禮教者益放縱而不可禁夫律嚴其防雖不足遏人情之流然人心猶知有儆惕今并此律文而去之將更何所禁制哉明祖固一

倘之論小儒輩又從而揚厲之是倘爲有人心者乎
世風宜于此爲變矣愚於服內生子亦云

昭聖太后崩上齊衰舉哀

按世宗之服孝后自宜斬衰今世宗雖自稱其考妣而以孝后爲伯母然前王之后有母道焉斷無不服斬之理乃禮官之定儀注於臣下則言斬衰于世宗則但言齊衰臣下之斬衰則言二十七日世宗之齊衰則不言日數是但于成服日服之并不終十三日之期矣嗚呼君母也而可服齊衰之服乎若言伯母之服止于朞年則天子絶期何不并期年而亦已之既不能廢期年之服則其心固知不可以無服矣不可以無服獨可以朞服乎天子既以蔑禮而朝臣但

知順從亦可慨矣

昭聖皇太后崩上服齊衰百官俱斬衰二十七
日
孝后之喪百官皆制斬衰是已不知百官之服從服
也非正服也從服者從君而服也今世宗已不服斬
而使臣下服斬所謂從之義安在乎攷儀禮凡臣從
君服例降一等君服齊而臣服斬則是加一等矣而
可乎前此武宗夏后之喪帝以從嫂不制服而臣下
亦制斬衰雖曰服母之義究竟于從服之義安在也
自古豈有母后之喪君不制服而但使臣下服之者
哉世宗既私其所親背經反古猶自以爲知禮遂以

制禮作樂自任而于孝武兩宮之喪輕褻至此是從來之蔑禮亂常者莫如世宗之甚從來之阿意順旨者毋如世宗之臣之甚矣讀史至斯寧不令人裂眥哉

莊肅皇后夏氏崩上以從嫂不制服

按夏后于世宗從嫂也依明制從兄弟之妻有緦麻之服以爲天子絕期則從嫂固應無服然世宗親受國於武宗不有父道乎武宗有父道則武宗之后不有母道乎前旣服武宗以二十七日固行子爲父之服矣今之服夏后獨不當依子爲母之服乎何乃竟從無服之例也總之帝天姿刻薄事事皆然而于待孝武兩宮爲尤甚乃主旣忿禮而羣臣爭爲阿順絕不敢據禮以爭帝固有慙于晉孝武夏言輩得不爲徐藻之罪人哉

丹青考辨卷第四終

羣書疑辨卷第五

目錄

羣書疑辨卷第五

四明萬斯同季野纂　同邑後學水雲時叔校

周正辨一

學者生二千載之後遥斷二千載以上之事自當以傳記爲據傳記多異詞更當以出于本朝者爲據周正之改月改時一斷以周人之言而自定乃宋人顧力排之以巳之臆見而欲盡廢前人之議論不亦深可怪異哉如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此孟獻子之言也僖公五年春王正月癸亥朔日南至此左丘明之言也七八月之閒旱則

苗稿矣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此孟子之言也凡此皆改月改時之章明較著者他如昭公十七年六月朔日食于夏為建巳正陽之月昭子請用幣而季平子不從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是歲冬有星孛于大辰梓慎曰火出于夏為三月于商為四月于周為五月此豈非改月改時之明徵乎夫以周之人述周之事豈有謬誤而宋人悉不之省顧為周正月非春夏時冠周月之說謂周人改月不改時甚者謂時月皆不改四時之序以冬為首力排古人以諭亂後世全不顧傳記之文而反引秦政之

謬爲據生二千載之後而與當時之人爭勝也將使誰信之哉今無論傳記之言班班可據卽以聖經言之如桓公八年冬十月雨雪此非夏之八月乎不然而雨雪何足異十四年春正月無氷此非夏之十一月乎不然而無氷何足異僖公十年冬大雨雪此非夏之秋乎不然而大雨雪何足異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此非夏之八月乎不然而殺菽何足異凡此皆聖經之明白可據者乃盡置不信而執一已之謬見敢于侮聖言而排前哲至謂春秋天子之事誣聖人常制自爲擅改正朔此卽庸妄豎子猶不敢

出諸口曾謂二三儒者少不顧理義而肆言無忌至此哉夫儒者泛言理義與實考制度不同義理可斷之于己制度則當質之于古彼以周人之言周制者爲誣爲非則宋人之憑臆而論者果可謂之是乎學者但信周人之言而無惑乎宋人斯得之矣

周正辨二

自伊川程子擬爲周正月非春聖人假天時以立義之說而劉質夫胡康侯因之謂周雖以建子爲正月其時則仍稱冬至孔子作春秋始改爲春嗚呼聖人作經以垂萬世顧若是其顛倒與夫時以紀事周家冬月之事聖人悉易之以春春月之事聖人悉易之以夏秋冬亦然是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無一不錯亂矣是尚可垂法後世乎或曰聖人欲行夏時故以夏時冠周月何不可嗚呼爲是言者不惟不善釋春秋亦不善讀論語矣夫諸儒之妄立異說不過

謂冬不可謂春爾正惟冬不可爲春故聖人欲行夏之時使商周之時而皆得其正也聖人何必爲是言哉聖人折衷三代之禮無不欲從周而爲邦獨取夏時者正以建子爲春于四時不順故特發此論爲後世法豈敢身自立制以臣子而擅易王朝之正朔哉諸儒因冬不可爲春謂周之正月實惟仲冬是一歲之序既以冬始仍以冬終一歲而有二冬恐武王周公之爲制不如是也自古四時之序必曰春夏秋冬今則易之冬春夏秋冬矣帝王之治歷明時可以冬爲首乎此惟秦政一行之貽萬世笑而武王周公乃

先行之乎一歲之內歲首曰冬歲終亦曰冬反謂之順乎蔡沈氏知其不通謂周時月皆不改仍以建寅爲正月爲春其建子則稱十一月特以爲歲首行朝會頒朔之事夫人止有一首則歲亦止應一首今寅月旣爲歲首子月又曰歲首是有二首矣一歲而可有二首哉蔡氏但據詩書二經及秦本紀方辟先儒之說而于春秋經傳及漢唐宋諸家全不尋究其經學之疏畧亦已甚矣尙敢詆排前哲哉葢宋自慶歷皇祐以後眞儒繼出經術大明後學實賴之而私智自是違經背傳者亦復不少其于他經皆然而春秋

爲尤甚卽春王正月一語聖人曰春而宋人曰非春也乃冬也聖人曰正月而宋人曰非正月也乃十一月也不但不信傳幷不信經此非侮聖人之言乎而謂漢唐諸儒之解經有是謬妄乎此其說總由于程子而蔡氏復變之劉絢胡安國陳傅良項安世魏了翁皆繼程氏而附和者也葉時戴溪陳則通黃震家鉉翁陳深陽恪程端學周洪謨則繼蔡氏而附和者也辨雖詳而理不足吾安敢信之哉

周正辨三

自論語有行夏時之說後之儒者謂孔子欲見之行事爲萬世法故其作春秋以夏時冠周月嗚呼是謂孔子擅改正朔矣夫孔子之作春秋首在尊王而自改時王之正朔是無王也意在誅亂臣賊子而自改時王之正朔是躬爲亂賊也孟子言春秋天子之事豈謂其帝制自爲哉夫夏正建寅商正建丑周正建子此千古不易之定論建子即正月正月即孟春此漢唐諸儒不易之定論既曰建子而謂非正月既曰正月而謂非孟春又何言周正建子哉夫正必與朔

合周以夜半爲朔夜半乃子時故以建子爲正月商以雞鳴爲朔雞鳴乃丑時故以建丑爲正月夏以平旦爲朔平旦乃寅時故以建寅爲正月與朔合而天道人三統乃正三王之各建一統原非無義特以氣候言之于理不若寅之爲尤善故孔子欲行夏時爾奈何執此一言謂聖人欲見諸行事遂改周之正朔哉夫所謂見諸行事必有帝王之位乃可若但筆之于書仍屬空言何見諸行事之有以春王正月一言謂聖人借以行己之志則所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者更于何處行其志乎夫春秋雖出聖人

之筆削實因其舊文爲多所謂其文則史也魯史之文即周史之文也聖人惡天下諸侯大夫之僭亂故作春秋且自言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而躬自背之其何以服天下聖人著書決不如是也嘗胡氏之爲此傳也其友楊中立即遺書規之而胡氏不從夫中立程氏之徒也爲程子之徒而不守其師訓其于假天時以立義之說必有不安于心者矣無如人情厭故喜新又當諸人掊擊漢儒之際一闢異論則羣起而附會之絶不顧義理之當否嗚呼釋經如此奚若不釋之爲愈哉其最謬妄而可笑者無如項

安世其辭春王正月謂春非春正月非正月嗚呼是何言與聖人一言為萬世法非春而可書為春非正月而可書為正月與抑何誣聖人之甚也學者欲讀書論古要當以守經傳為主經傳已有明訓而必欲反之即邪詖曲說之類也吾烏乎敢從

周正辨四

周正建子辨者紛然一人而二三其說維考亭朱子其釋詩經主不改月之說其釋孟子則主改月之說其答張敬夫謂加春于建子之月其行夏時之意亦在其中是從胡氏之說也其答吳晦叔謂孟子所稱十一月十二月係是今之九月十月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亦從胡氏之說也其答一門人謂孔子周之臣子決不改周之正朔其再答吳晦叔謂春秋既是國史必奉時王之正朔其答潘平一謂如胡氏之說則春秋所書之月遂與月下之事常差兩月恐

聖人作經不若是之紛紜多事其答一友人講爻定春秋說孔子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如公即位本是十一月只聖人改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因爲他不順故欲改從夏時是皆不從胡氏之說也夫大儒設教貴有定論若一人而二三其說學者何所取信惟爲師者先後不一其詞故其弟子之著書亦彼此不通其旨彼曰吾先師之定論也他人未嘗聞此亦曰吾先師之定論也他人不及知各持一說而不相通而道術益爲天下裂如張洽之春秋集傳力主改月數時蔡沈之書經集傳頂

萬世之春秋家語力主不改月改時後陽恪撰夏時
考正洋洋萬餘言亦力主不改時月之說謂其父枋
從學於曼淵淵從學于朱子親受其晚年之論故恪
爲是篇夫同出一先生而議論不齊如此又何怪他
說之紛紜總由朱子始終無定論而門人則各就其
所聞以立言是以若此牴牾也其最可異者劉砥問
六經無建子月止禮記有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
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其他不見于經朱子答
曰惟是孟子出來作鬧其言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
輿梁成分明是九月十月更無他解夫孟子周人也

以周人而說周之事自無可疑何作闕之有豈程胡之言可信而孟子之言反不可言乎更有可異者其答潘時舉謂周歷夏商其未有天下之先固奉夏殷之正朔然其國僻遠無純臣之義又自有私記故三正皆會用也嗚呼此爲何語而朱子竟以周之先公比後世之土酋峒蠻乎論古而至于斯亦大駭人聽聞夾其從知其不可謂其語而以爲若不載之爲愈尤有可異者晦叔一人爾三問而三答各異令彼安所適從今人但謂言出朱子便可據信豈知其先後無定論如此且答門弟子或可稍異爲經書傳註則當歸

一乃釋詩經如此釋孟子又如彼究以何者爲是哉

晉行夏時說

周正建子以建子月爲春爲正月此萬國之所同也說者謂晉行夏時予初不以爲然及考之經傳而始信其說如晉獻之殺世子申生春秋在僖五年之春而左傳則在四年之十二月里克弒其君卓子春秋在十年之正月而左傳則在九年之十一月晉殺其大夫丕鄭父春秋在十一年之春而左傳則在十年之冬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春秋在十五年之十一月而左傳則在九月皆用夏時之證也再攷晉之滅虢卜偃預尅期在十月朔而春秋僖五年乃書

十有二月朔晉師滅虢是春秋用周正而晉用夏正此一證也絳縣老人之對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杜預以長歷推之謂在魯文公十一年三月甲子朔是長歷用周正而晉用夏正又一証也此外更有足據者莫如竹書紀年謂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夫曲沃晉之旁支是時猶未篡國而紀年已如此此非行夏時而何獨怪周先王既改正朔自必頒諸天下俾之共遵何以晉獨抗命況晉為武王之子尤所當遵何敢獨違王制而王室亦置不問顧炎武常疑之而終不得其故愚謂唐叔之封

國寔夏后之故都商旣放桀自必封桀子于其地使奉先王之正朔逮武王滅殷封夏之後于杞其支庶必有仍封于其故都居曲沃蒲絳之地以奉夏之正朔者後晉日强大并其地而有之遂因其舊俗而不革所以獨行夏時也不然晉與周爲懿親且近在鎬京千里之內安敢驁然衡命不奉王朝之正朔哉顧氏日知錄曰微子之命謂統承先王脩其禮物則知杞用夏正宋用殷正若朝覲會同則用周正斯言得之而晉之所以用夏正則正其地固夏之舊都也

書春秋提綱後

宋儒陳則通著春秋提綱一書其解春王正月全主蔡九峯說謂周但以冬十一月爲歲首其春正月仍建寅惟春秋所書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僖十年冬大雨雪不可解則曰雨雪不在災異之例聖人爲嗣歲之喜而書也是以災異爲祥瑞矣夫周之十月乃夏之八月周之冬乃夏之秋不當雨雪而雨雪故以爲異而書之若在冬月則常事聖人何故特書今以爲志喜則必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止此二年有雪而後可如其不然何足以爲喜而書之乎乃不自知其妄

反引古人周多煥年之說以爲証且自注曰此說得之詔南馬氏天下有如此謬論而可篤信不敢與陳氏既爲此說又力詆左傳謂其誤解春王正月爲周正月至于天策鶉奔之謠不能不用夏正夫春秋之時他國皆用周正惟晉獨用夏正此固不可解其事則屢見于傳非止童謠一事如僖五年之殺申生十年之弑卓子十一年之殺丕鄭父十五年之戰韓原凡傳所書之月皆與經不同此左氏本晉史原文正正所謂據事直書也何嘗雜用夏正自背周正之說哉由陳氏不知晉用夏時故爲此說知之則不必攻

矣自胡氏爲夏時冠周月之言其說易破故後人不復遵蔡氏之言則益似是而非其說難破故其後家鉉翁陽恪陳深程端學周洪謨輩皆宗之而其說益詳然未有如則通之言淺陋而可笑者也

書春秋或問後

宋末閩人呂大圭其經學最醇深嘗著春秋或問十二卷其解春王正月不主陳胡蔡三氏之說而折衷于至當爲後世所稱然尚有疑于左氏者數事一謂莊十六年傳載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也以十月爲盈月而知其爲夏十月也不知十月從正月積數自盈積至亥爲十月則自子積至酉獨不爲十月乎此但以十月爲盈數未嘗以建亥爲盈數也此不必疑者一也又謂隱三年傳載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温之麥秋又取成

周之禾麥熟於夏禾熟於秋與今時無異則知爲夏之四月也不知蔡足之詭謀正及其未熟而先芟取之使人失食後隋之滅陳嘗行之杜氏之注甚善何故不從此不必疑者二也又謂經書僖八年十二月天王崩傳乃載之于七年十二月經書二十四年冬天王出居于鄭傳乃云秋王適鄭處于氾以此見左氏所據之史是用夏正紀時者不知此晉用夏正他邦皆不然則之天王豈有不遵祖制者今謂左氏所據之史用夏正是謂天王自改祖制矣而可乎此不必疑者三也呂任因疑此數事遂謂夫子所定之春

秋曰一史也左氏所據以爲傳者又一史也嗚呼是何言與左氏爲春秋作傳豈有背春秋而自用他史之理祇因晉用夏時左氏悉據其史以入傳故致參錯不齊若謂夫子以周正紀時左氏以夏正紀時此呂氏不詳攷之過而非左氏實有是事也夫窮經固難窮經而得其肯綮則益難春王正月之說幾爲異論所淆猶賴呂氏及趙鵬飛黃仲晦熊朋來陳櫟張敷言李廉齊履謙史伯璿吳仲迂黃澤趙汸張以寧汪克寬王鏊王守仁王樵諸儒各有論說其義大明而呂氏之言猶未絕有所蔽故特辯之

書漢書律歷志後

漢書律歷志逆推前代日至以周自昭王以下無年數借魯歷補之自魯煬公二十四年正月丙申朔旦冬至後每閏七十六年冬至必在正月朔旦歷獻懿惠僖成昭定元康滑十公皆然其法密矣然周正建子建子即正月孟春不當言冬至而此每言正月朔旦冬至何也曰此孟堅踈忽之過也周人遇日至必言長至南至而不言冬至以周之正月非冬也孟堅生于東漢其時改夏正已久習見太初歷皆書冬至而不悟周正月之非冬是以有此錯誤也蓋歷法以

十九歲爲一章章首之歲其日至必在正月朔旦故魯僖五年正月辛亥朔左傳書日南至卽冬至而不言冬者以周之正月非冬也葢冬至夏至之名起于漢之太初歷孟堅非不知之而乃累書之者由其下筆之誤非眞以周正月爲冬也若魯昭公二十年已卯至定公七年戊戌僅得一章之數不及七十六年而至日亦在正月朔旦者此乃偶爾相合非歷家之定法也讀是志者其可因孟堅之誤而疑周之正月爲冬哉

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左氏言仲子未薨故名天下豈有其人尚在而先來賵者此必無之事平王雖庸主宰咺雖具臣吾知其萬萬不爲也左氏之說眞瀆禮不經之甚不如穀梁以仲子爲孝公妾者近是蓋文九年書僖公成風正與此一例也若公羊言兼之非禮亦不可信人死自有先後豈可賵兩人而並時行禮乎此賵在七月則仲子之卒必在是年之春孔子因位微不書而三傳乃各持一說誠不如斷以僖公成風之例爲盡一而可徵也

躋僖公

按公羊之說謂先禰而後祖穀梁之說謂先親而後祖是明指閔公爲祖僖公爲父矣即左氏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之說其義亦然而杜預范甯孔穎達諸家皆不明其義何休楊士勛之解得之而亦未盡惟賈公彥冢人掌公墓之疏最得三傳之意蓋僖雖閔之庶兄而既承其統則降而爲子矣閔雖文之從父而既予乎僖則尊而爲祖矣王侯之家臣子一例當其生也既可以諸父昆弟爲臣則其死也豈不可以諸父昆弟爲子故弟而繼兄之統弟即子也即兄而繼

弟之統兄亦子也今文公躋僖于閔上是躋禰于祖
上矣故公羊謂先禰後祖穀梁謂先親後祖而左氏
亦譏其子先父食也若如杜范諸子之解則與三傳
祖禰之義不亦大相剌謬哉或曰兄弟不可以爲子
而子之是亂天倫之序也而可乎曰王侯之禮與臣
庶不同王侯以承祧爲重承其祧則爲之子矣觀閔
公之薨僖公行三年之喪是固子爲父之服矣旣服
子之服而不正子之名無是理也或曰若是古不云
兄弟昭穆同乎柰何其亂之也曰此亦諸儒之說禮
經未嘗有是也若兄弟果同昭穆則夏父此舉昭穆

原未之𥿄也爵之有司何爲責夏父以非昭穆乎乃
知爵有司之言斷以賈公彦周禮疏爲正而孔氏假
昭穆以言之之說不可據以爲信也

仲嬰齊卒

按嬰齊乃莊公之孫仲遂之子歸父之弟宜稱公孫嬰齊今不稱公孫而稱其氏則是降爲歸父之子于莊公爲曾孫故不得復稱公孫也雖弟不可以稱兄但既爲歸父之後則竟爲歸父之子所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此必周世原有此禮故魯人因其禮而行之孔子據其實而書之公羊亦仍其舊而傳之耳不然魯人豈敢剏爲此禮而孔子與公羊氏亦豈無其實而鑿空妄說者乎且仲遂有弒君之罪不得立後宜立後者歸父也若嬰齊之後歸父仍稱弟而不稱

子則固依然後仲遂矣豈魯人立後之意乎世徒泥兄弟同昭穆之說以弟之禰兄爲不經不知古之有國有家者以承祧傳統爲重原與士庶之禮不同不得因彼而疑此也

孟子仕齊辨

孟子之游梁在惠王三十五年周顯王三十三年次年惠王卒襄王立孟子即去梁適齊其去齊之歲呂成公大事記朱文公通鑑綱目皆謂在赧王元年丁未以燕人叛齊在是歲也果爾是孟子在齊凡二十二歲矣孟子答公孫丑謂齊王猶反手其對梁齊二君極言致王之易若爲齊卿如是之久而一無所表見學不自悔其言且爲齊人所詬厲豈當時齊人窺何者甚衆淳于髡深面譏賢者無益于國君孟子久于齊而一無治效髡之詆毀當更甚于此何反言

名實未加于上下而去之若怪孟子去齊之速乎惟任齊未久而卽去故曰于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久于齊非我志也久非必數歲之久對上文退而有去志言卽一歲數月亦可謂之久故又曰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若遲至十餘年而後去則已及八百歲不當言七百有餘矣然此初游齊之事也其再至齊當在宣王伐燕之時伐燕而勝王方得意故以召孟子以商取燕之策孟子第就所問荅之而不復如前詳言王道知其人不足有為也未幾遭母喪歸葬于魯復反于齊終三年之服而不復與聞政事踰二年

燕人畔齊王有慚言陳賈就孟子言而解之孟子知王終不可有爲也故卽致爲臣而歸而王有今又弃寡人之語曰又則是去齊者再矣計其時當在赧王之初以燕人之畔在赧王元年也呂朱二公之言皆是特孟子兩至齊皆不久而去曷嘗有二十年之淹哉閻百詩孟子生卒年月攷謂孟子始至齊在顯王三十四年中閒遭三年之喪歸鄒喪畢復仕齊凡十有二年亦未必如是之久若果如是其久則陳代何以疑其不見諸侯周霄何以謂其難仕哉此聖賢出處之大關故不可以不辨

孟子生卒年月辨

山陽閻百詩著孟子生卒年月考究不知生卒在何年蓋實無可攷也余按孟氏世譜言孟子生于周烈王四年己酉卒于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年八十有四其言似可信然亦有可疑者孟子之見梁惠王在惠王三十五年周顯王之三十三年也以生烈王四年計之孟子年方三十七惠王何故稱爲叟此可疑者一周自武王元年己卯至顯王四十六年戊戌乃得八百年孟子去齊自謂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則在戊戌之前可知然燕王噲之立在顯王四十八年越

五年齊滅燕又二年燕叛齊孟子因宣王之慙卽去齊反鄒是將周已八百有餘歲則其生年當在烈王之前安王之世此可疑者二然魯平公之元年卽周赧王之元年平公之欲見孟子更在其後以孟子生烈王四年計之其年當在六十之外若生于安王之世則七十有餘矣安有七十餘齡之人倘懷用世之志而以不遇魯侯爲天意乎由是言之其生于烈王四年無可疑者惟叟之言爲可疑然叟雖長老之稱世亦有尊其人而加以尊稱者不必以其年也如漢高帝稱秦人爲父老其人果皆父老哉惠王之意稱

孟子亦猶是也孟氏之宗譜其言必有所據若并舍而不從更將何所取信乎若孟子之始去齊即謂在顯王四十六年以前亦何不可

羣書疑辨卷第五終